乾隆鄞縣志

鄞縣志卷二十六

雜識一　紀事

易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雜五采相合从衣集聲一色爲純五色爲雜班氏藝文志有雜家雜家者集羣言而爲書也予修志乘涉獵載籍多矣擇其事之闕於一方者別爲四類而統以雜識名之一曰紀事皆史傳所載軍國政事一曰祥異則取史家五行志之例一曰文獻則先正遺言軼事列傳所不盡書者一曰叢談則稗官小說之類也識大識小分別部居竊取雜而不越之意

漢靈帝熹平元年妖賊許生作亂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吳郡司馬孫堅討平之三國志

吳黃龍二年正月遣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志

案乾道圖經載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又引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冢然縣東實無此山或云即日本國圖經亦疑而不決今於山川門削之而附見於此

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十二月恩遁還入海宋書高祖紀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十一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裕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惟裕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宋書高祖紀

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裕屢摧敗之恩復走入海宋書高祖紀

劉牢之討孫恩來句章營于三江口後人稱其遺壘曰篠墻黃潤玉三江亭賦序

宋孝武大明六年豫章王子尚領會稽太守時東土大旱

鄞縣多疁田子尙至鄞縣勸農南史

明帝泰始五年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通鑑

六年龍驤將軍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通鑑

唐元宗天寶三載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通鑑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十月袁晁陷明州通鑑

廣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衆近二十萬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通鑑

德宗貞元十三年三月以福建都團練使李若初爲明州

刺史浙東觀察使舊唐書德宗紀

按浙東觀察使本治越州据此文似當時會移治明州而新史方鎮表未之及

十四年明州鎭將栗鍠殺刺史盧雲舊唐書德宗紀

十五年二月浙東觀察使裴肅擒栗鍠於台州斬之通鑑

憲宗元和四年令明州歲進淡菜海蚶各五斗據元氏長慶集

九年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據韓愈撰殘墓志

十五年復令明州貢海味穆宗長慶初元稹爲浙東觀察使復奏罷之據元氏長慶集

元稹浙東論罷進海味狀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當管明州每年進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

右件海味一等起自元和四年每年每色令進五斗至元
和九年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仍令所在勒回
人夫當處放散至元和十五年伏奉聖旨却令供進至
令每年每色各進一石五斗臣非之任行至泗州已見
排比遞夫及到鎮詢問至十一月二十日方合起進每
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餘里約計排夫
九千六百餘人假如州縣只先期十日追集猶計用夫
九萬六千餘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臣伏見元和十四
年先皇帝特詔制南令貢荔枝陛下即位後以其遠物
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自此停進當將書之史
策以爲美談去年江淮旱儉陛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
旨條之內減省常貢斯皆陛下遠法堯舜近法太宗減
勝鄉災愛人惜費之大德也況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
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痰損肺俗稱補益葢是方
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
之盛意葢守土之臣不敢備論之過也臣別受恩私令
盡懇懇此事又是臣當道所進不敢不言如蒙聖慈特
賜允許伏乞賜臣等手詔勅停仍乞準元和九年勅旨
宣下度支鹽鐵所在勒同賞冀海隅
蒼生同霑聖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門下牒牒浙東觀察使當道每年供進淡菜一石
五斗海蚶一石五斗牒奉敕如聞浙東所進淡菜海蚶

等道途稍遠勞役至多起今已後並宜停進其今年合進者如已發在路亦宜所在勒回牒至准敕故牒

宣宗大中十三年八月懿宗即位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通鑑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裘甫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為固守之備通鑑

是年浙東觀察使王式斬仇甫即裘甫浙東郡邑皆平舊唐書懿宗紀

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作亂攻陷蘇常轉掠二浙大為人患通鑑

四年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鎮海節度使裴璩招其

黨朱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皆平通鑑

中和元年六月鄮賊鍾季文陷明州唐書僖宗紀

昭宗景福元年明州刺史鍾季文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唐書昭宗紀王應麟云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乾寧三年錢鏐討董昌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指揮使梁從胚率兵來應十國春秋

吳越天寶二年即梁開平三年五月丁巳明州刺史黃晟卒辛酉

吳越王鏐自蘇州復如東府辛巳巡明州因城望海鎮命子元球爲明州刺史（十國春秋）

宋初於明州置市舶司（宋史食貨志）

眞宗天禧元年明州請免濠池及慈谿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從之（宋史河渠志）

神宗熙寧九年集賢殿修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宋史食貨志）

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貲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販法（宋史食貨志）

哲宗紹聖三年詔明州歲貢車螯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稱江瑤柱也（李壁注王荆公詩）

徽宗崇寧元年七月詔明州置市舶司宋史徽宗紀

宣和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爲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爲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即裁爲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宋史河渠志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高麗入貢令明州遞表以進遣其使還宋史欽宗紀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車駕發越州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彼必不能襲江浙地熱彼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庚

午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十二月己卯車駕幸明州駐蹕州治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宋史本紀丙子帝至明州與此差二月壬午定議航海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曾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以御筆撫諭人情稍定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阻大事朕今夕伏

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陰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娖於行軍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衙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墻遁走上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於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甲申誅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其餘降隸諸軍張寶等憚行謀亂事亦見宋史本傳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

洪道知明州己丑夜諜報金人逼臨安至旦大雨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旣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旣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遇之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船請陸行以從許之於是扈從汎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昕夕密衛於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弟而已辛卯御舟次定海縣（本紀己丑次定海縣與此差二日）癸巳次昌國縣丙申

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以捍寇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晝揭榜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頗事鹵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焚刼戊戌金人陷越州己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之溫台以避之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金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四千人寶慶志

四年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

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走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顏宗弼丙午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爇之其意欲赴行在也庚戌宗弼引衆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虜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有士人率衆扣劉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曰子數克敵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金人益兵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塡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

西門是日以數礮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陷辛未汪藻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悵然未知税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瓊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掠甚於寇敵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爾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而數里間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二月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焚州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

之始破也守者奔湊東南䍐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
半而逃村落者與敵遇由是徧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
跡不到者皆被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旣去以修職郎蔣安
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安義本越州剡
縣人冒明州貫登第以贓敗金人至輒投拜盡籍土著寄
居姓名以告金人喜之且授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甲申
慈溪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蔣安義奪其印金人
十餘畱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并誅之丙戌劉洪道
自台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横市肆邑人蔣璉夜
集數千人之岳林寺闔洪道將殺之縣丞白彥奎勸洪道
流其毆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斸民家窖藏之物得

四萬緡以獻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三月辛酉車駕發溫州辛未次定海縣四月知明州劉洪道罷貶秩二等依舊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以直秘閣向子忞知明州甲戌御舟至明州之城外乙亥發明州癸未駐蹕越州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爲寇所焚者五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爲儲峙豐備上曰苐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故有是命本紀是年正月台州守臣晁公爲乘城道此作汝爲汝字誤寶慶志

是年八月命陳思恭屯兵明州以防海道宋史高宗紀

紹興二年十一月初権明州鹵田鹽宋史高宗紀

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歷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𥡴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宋史食貨志

䋣河渠志是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歷中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嶷守越樓异守明𥡴

為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
罷盡復爲湖詔轉運司相度聞奏
十一年六月明州僧王法恩等謀反伏誅宋史高宗紀
十八年十二月振明越諸州流民宋史高宗紀
二十四年十二月知鄞縣程緯爲其丞王肇所告慢上無
人臣禮除名貴州編管籍其貲宋史高宗紀
三十年七月遣明州水軍三百戍崑山黃魚垛巡捕槽船
之爲盜者宋史高宗紀
三十一年五月命兩浙諸州起禁軍弓弩手部送明州平
江府軍前宋史高宗紀
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昨聞臣僚言沈昭

遠爲王鈇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所倍償王正巳爲司理卒平反之不畏强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金佗續編

孝宗乾道三年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卽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竊宋史陳俊卿傳

五年守臣張津言東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爲固疊石爲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牐七堰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雖曾

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葑根蔓延滲塞水脈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寖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因得土修治埂岸實爲兩便從之宋史河渠志

淳熙元年十月以魏王愷判明州宋史孝宗紀

三年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爲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茭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通河七鄉之田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爲澤豈淺哉尅奏徹聞不忘嘉歎宋史食貨志

七年二月魏王愷薨四月除明州積欠諸司錢十五萬緡宋史孝宗紀

光宗紹熙五年是年寧宗即位十一月升明州為慶元府宋史寧宗紀

寧宗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徑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觜及濬港汊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碶牐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烏金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損遂捺為壩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

歲久損壞空虛每受湖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湖衮入上河共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湮塞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碶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海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湖透入上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溉用乞修砌上水烏金諸處壩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宋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方國珍領節鉞來鎮四明（劉仁本慶元路儒學興修記）

案國珍之據慶元元明二史無明文故據此補之

十九年十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史順帝紀）

二十五年九月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元史順帝紀

二十六年九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史順帝紀

二十七年九月明兵取台州路時台州溫州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十月明兵取溫州十一月明兵取慶元路十二月方國珍歸於明元史順帝紀

明史本傳曰方國珍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至正八年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聚衆數千人劫運艘梗海道行省參政朶兒只班討之兵敗爲所執脅使請於朝授定海尉尋叛寇溫州元以孛羅帖木兒爲左丞督兵往討復被執乃遣大司農達識帖睦爾招之降已而復叛誘殺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亡入海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仍許降授徽州路治中國珍不聽命元復以海道漕運萬戶招之乃受官尋進行省參政先是國珍兄弟倡亂海上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惟都事劉基以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可赦朝議不聽國珍旣授

官據有慶元溫台之地益強不可制元既失江淮資國珍舟以通海運重以官爵羈縻之明太祖已取婺州使主簿蔡元剛使慶元國珍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請以溫台慶元三郡獻且遣次子關為質太祖却其質厚賜而遣之復使博士夏煜往拜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是時國珍歲歲治海舟為元漕張士誠粟十餘萬石於京師元累進國珍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分省慶元國珍受之如故特以甘言謝太祖絕無內附意太祖復以書諭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辭解也國珍復陽為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獻太祖復却之及胡深下瑞安進兵溫州國珍恐請歲輸白金三萬兩給軍俟杭州下即納土來歸太祖詔深班師吳元年克杭州國珍據境自如太祖貽書數其十二罪復責軍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從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為航海計太祖已破平江命參政朱亮祖攻台州進克溫州平南將軍湯和以大軍長驅抵慶元國珍率所部遁入海追敗之盤嶼其部將相次降和數令人示以順逆國珍乃遣子關奉表乞降曰臣本庸才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為之心方

主上霆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性不戒潛構釁端猥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即欲面縛待罪闕廷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不即斂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窮蹙無聊情詞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朝面讓之曰若來得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歲卒於京師國珍又名谷珍蓋降後避明諱云

北窗瑣語曰明太祖既下婺州國方谷珍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其反覆後遣信州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督舟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裏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東帶立於朝太祖喜其言授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溫二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敵明徹為總管彼二竪者反生嫉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嘉靖志曰方國珍入覲太祖待之特厚每賜宴享與功臣並列方氏既平其偽官悍將二百餘人素為民巨害

者皆徙江淮台溫之民始奠枕焉拜廣西左丞仍奉朝請一日侍燕坐不能興舁至家已成末疾矣上數遣中使存問官其子禮爲廣洋衞指揮僉事完爲虎賁所鎭撫經明謙爲太倉衞指揮僉事又遣人問所欲言國珍曰臣無尺寸之功而子孫椎魯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陛下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矣遂卒年五十六上爲文祭之皇太子親王及中書省大都督御史臺皆奉旨奠祭洪武十一年令明謙籍其始從戎者爲兵謂之方氏軍哨凡數萬人而明謙驕不法事覺上怒加以剝膚之刑舉宗受戮

明太祖洪武初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設市舶司設提舉官以領之寧波通日本其貢以十年爲期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後市舶司暫罷輒嚴禁瀕海居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史食貨志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貢使達寧波禮官李志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諸犯禁

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脩貢遠來所費實多有所齎以
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槩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時直市
之毋阻向化明史日本傳
三年以諸蕃貢使益多乃置驛於市舶司以館之浙江曰
安遠明史食貨志
英宗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破寧波大嵩千戸所大
肆殺掠明史日本傳
憲宗成化四年日本遣使貢馬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
村民幼爲賊掠市於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戒其勿同
使臣至家引中國人下海明史日本傳
武宗正德五年日本遣使臣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

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後事覺法當死劉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明史日本傳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貢使宗設抵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復至互爭眞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於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鬭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巡按御史歐珠以聞且言據素卿狀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統轄無入貢例因貢道必經西海正德朝勘合爲所奪我不得已以

宏治朝勘合由南海起程比至寧波因詰其偽致啟釁章下禮部部議素卿言未可信不宜聽入朝但釁起宗設素卿之黨被殺者多其前雖有投番罪已經先朝宥赦毋容問惟宜諭素卿歸國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無行究治帝已報可御史給事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會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逸出之舟爲暴風飄至朝鮮朝鮮人禽二賊以獻給事中夏言因請逮赴浙江會所司與素卿雜治至四年獄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繫獄久之皆瘐死明史日本傳

是年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船遂罷之明史食貨志

二十六年十二月倭犯寧台二郡明史日本傳

三十二年海盜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浙東西同時告警

初浙江設市舶提舉司以中官主之駐寧波海船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上及世宗撤天下鎮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濱海姦人遂操其利初市猶商主之及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家負其直者愈甚倭喪其貲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姦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以內地不得逞悉逸海島爲主謀誘之入寇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 明史日本傳

三十四年十月倭掠寧波台州 明史世宗紀

三十五年總督胡宗憲請遣使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寇招還通番姦商許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寧波諸生蔣洲陳

可願往及是可願還言至其國五島遇汪直毛海峰謂曰本內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不相統攝須徧諭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薩摩洲者雖已揚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乃留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還宗憲以聞兵部言直等本編民既稱効順即當釋兵乃絕不言及弟求開市通貢隱若屬國然其奸叵測宜令督臣振揚國威嚴加備禦移檄直等俾勦除舟山諸賊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賚從之七月宗憲言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還一敗倭寇於舟山再敗之瀝表又遣其黨招諭各島相率効順乞加重賞部令宗憲以便宜行明史日本傳

三十六年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

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明史胡宗憲傳

案日本傳云先是蔣洲宣諭諸島至豐後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送洲還前總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諸島夷衆義鎮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印信勘合或有印

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制典然彼既以貢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使令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王禽獻倡亂諸渠及中國

奸究方許通貢詔可

四十年九月宗憲奏言賊屢犯寧台溫我師前後俘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明史胡宗憲傳

國朝順治三年六月大軍下寧波府

三年裁鄞縣主簿一員

七年裁寧波府通判一員

十六年移浙江提督鎮寧波

康熙二年分設陸路水師提督各一人以水師提督鎮寧

波
四年裁縣學訓導一員
六年裁分守寧紹台道一員巡海道一員改設分巡寧台
溫海道一員又裁推官一員
七年罷水師提督并於陸路仍鎮寧波
九年設分巡寧紹道一員
十一年改寧台溫海道爲分巡台海道
十五年復設縣學訓導一員
二十四年設海關監督一員筆帖式一員改台海道爲寧
台道
三十九年裁甬東巡檢一員

雍正四年改分巡寧台道爲分巡寧紹台道
案已上職官沿革俱見浙江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
賜生員范懋柱家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共一萬卷縣冊
四十四年六月
賜天一閣范氏西域得勝圖三十二幅縣冊
五十年正月六日
賜千叟宴於乾清宮監生邵堦年七十一預焉
賜御筆千叟宴詩槧本及鳩杖千叟宴詩
堦紀恩詩太學首儲材羅列貢與監貢以獻士稱監名尤非汎直舉本官署國子貴不忝飫詩書以華習禮義無僾國家隆教養聖學篤典念日課精以勤月廪嬴靡欠聖訓懸彝倫六館奉矩鑑仲丁

帝視學升香肅惟瞻大禮待時舉璧宮環激瀜生逢盛

儀肇鼓舞篤鉛槧誰言砥學心白首敢慵厭　天子

勵乾乾五福嚮敷斂耆筵不遺物老得覲華贍卑微肆

業生珍廚屬飫饜圜橋宣　教澤恩綸巳先挾笙簧

酒醴歌肆

雅頌鏞兼

五十二年五月

賜范氏天一閣金川得勝圖十二幅 鄞縣冊

雜識二 祥異

漢建武四年夏六月雷擊鄮縣羊五頭 論衡

唐神龍二年雨毛於鄮縣占曰邪人進賢人遁 唐書五行志

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明州獻茹侯山石上芝草一本四莖 宋史五行志

按閣志是年四月進芝草圖

是年明州獻青毛金文龜四明七觀注

按閩志正月丙辰獻

政和六年明州木連理宋史五行志

紹興十八年明州水宋史五行志

十九年明州大饑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二月明州大寒敗首種損蠶麥是歲明州饑宋史五行志

九年饑閩志

淳熙三年麥一穗兩岐鄞令獻於領郡皇子魏王圖上於

朝孝宗御札褒美閩慶四明續志

四年五月明州瀕海大風海濤敗鄞縣隄五千一百餘丈

漂沒民田九月大風雨駕海濤鄞縣敗隄五千一百餘丈宋史五行志

五年旱大饑閭志

九年明州饑宋史五行志

十一年七月壬辰明州大風雨山水暴出浸民市圮民廬覆舟殺人宋史五行志

十四年七月明州旱宋史五行志

紹熙五年秋明州颶風駕海濤害稼是年明州饑人食草木宋史五行志

嘉定八年明州大旱宋史五行志

十三年八月庚午慶元府火燔官舍第宅寺觀民居甚衆

宋史五行志

十四年明州蝗螣爲災是年明州旱宋史五行志

咸淳元年雨鈔於姜山陳氏二日飛錢盈室嘉靖志

元至元二十九年慶元大饑清容居士集

大德六年六月慶元路饑元史成宗紀

至大元年正月慶元路饑死者甚衆饑戶月給米六斗元史武宗紀

泰定元年二月慶元路饑發粟賑之元史泰定帝紀

至順元年閏七月慶元路大水元史文宗紀

至元四年海嘯閩志

至正六年慶元路旱嘉靖志

十一年明台山中竹箭生米特盛村民爭采之人日得米一斗食之味殊美嘉靖志

　案成化志云至正末水旱相仍民甚艱食東湖錢山多箭篠忽生竹實如米民賴以充饑

十九年正月甲午鄞縣地震嘉靖志

二十一年明州松結實大者盈尺嘉靖志

二十三年七月有星墜於慶元路元史順帝紀

　案星墜慶元路未必卽鄞地但路下惟鄞爲附郭故凡統明州言者類錄之

明永樂十七年寧波五縣疫明史五行志

宣德十年尙寶少卿袁忠徹家營新第堂之左棟產紫芝

正統元年右楝產赤芝未幾玉芝之一本生於右襟柱乙微紅胡儼承德堂記

正統九年冬寧波瘟疫大作明史五行志

十二年饑聞志

宏治十七年五縣大饑朝廷遣都御史王璟賚內帑銀賑之嘉靖志

十八年虎亂九月地震聞志

正德九年正月民間譌言妖眚至每夜人各持兵器震響竹以備之嘉靖志

十五年十一月鄞縣雷鳴地震嘉靖志

嘉靖十五年雷鳴地震聞志

十六年七月海潮入靈橋門父老云當出魁解是年陳穆果占解首嘉靖志

案閩志云正月海嘯潮入靈橋門

二十二年鄞戴蔡會川莊產黃芝九莖二十三年又產黃芝二莖二十四年枯竹生筍已而成林嘉靖志

三十年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爲倭寇剽殺甚衆嘉靖志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蕩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漸向西北散去嘉靖志

三十六年十二月免寧紹溫台處五府被災者稅糧明史世宗

紀

四十一年六月三日天晴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光映日以手撲之隨滅自午至申而止六月二十四日暮天西北隕物如升子體圓而長上銳下大其色黃白下有紫赤色挾持之瞬息大如斗精光四燭將至地光影起伏者再蓋類占書所謂天狗但墮地不聞有聲耳李志

四十二年春有猛虎形如赤馬大鬣長尾尖觜白面傷人甚多李志

四十三年八月十四至十八夜月圓如望西滬湖溢三日不汐傷死四鄉男女不可計李志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赤鷹攫東門一十歲小兒至

觀風亭上其父急禱於元壇之神追得之兒自言見元壇
鐵簡擊鷹始得活李志

萬歷元年六月寧府海湧數丈沒戰船廬舍人畜不計其
數明史五行志

是年鄞天封寺誦法華經有林姓者與友狂飲塔上醉溺
於塔簷頃刻雷火擊死李志

三年六月戊辰杭嘉寧紹大風海溢淹人畜廬舍明史神宗紀

十五年七月大水太白山龍見乘風鼓雨天童寺室宇皆
漂沒礎礫無一存者天童寺志

十六年大饑民有以一子女易一餐者甚有懷百金田券
不得售而死者李志

案閩志云是年夏秋又亢旱郡守張文奇郡丞攝
鄞令龍德孚雩龍法繁露三日而獲甘澍
十七年六月海沸寧屬縣廨宇多圮碎官民船及戰舸壓
溺人明史五行志
十九年七月寧府潮溢傷稼渰人明史五行志
案閩志云七月十七日東北風大作雨如澍海水
入郡城禾盡槁死
二十四年秋大水傷稼李志
二十五年鄞學春祭兩燭之光聚而爲一是年秋張應宗
發解李志
三十二年大雨雹相搏擊如杵鄞縣開明橋余鶴卿家起

火沿燒四街鶴鄉閉門焚死搶火者八十餘人李志

三十七年秋大水漂沒民居無算八月夜隕星如毬在靈橋門內陳姓家次早見大石如盤光色閃爍人爭碎之各取一塊李志

四十四年正月三日大雪積一二尺或三尺許山中坎陷平塡七八尺摧拉竹木無算陰凍連旬簷冰長短垂如銀柵是年二月侍御某家庖鼈鼈作人語曰毋傷我湯旣沸猶云可活否則爲禍庖人不告有密語於侍御者趨往觀鼈已死矣剖腹有一人長寸半具體無缺某大駭不旬日死李志

四十六年七月大水壞民廬舍溺死甚衆李志

天啟元年訛言中使四出選淑女徵發婦護送民草率婚配有發居數十年之婦一旦再醮者肩輿雇盡以椅代諸物騰價久不能平聞志

三年十二月二日申時地震聞志

崇禎元年有彗長丈每夜半則見聞志

七年旱饑民取南山白泥以食競傳曰觀音粉聞志

十一年地震有聲聞志

十二年有大魚自定海入鄞江至蕙江之元貞橋復出海明年萬世振榜眼及第聞志

十三年大旱地出觀音粉縣中饑民競取食食者多病腹脹李志

十五年大旱饑聞志

十六年旱饑聞志

國朝順治三年大旱自四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聞志

八年大饑斗米五百文聞志

十一年夏大旱冬寒江水亦冰經月不通舟楫是歲有魚自海入江昂首躍波次年史大成登一甲一名進士李志

十二年夏大旱聞志

十四年夏六月大風雨水沒隄岸寒可御裘聞志

十五年三月大雨雹擊死牛羊桑葉盡折蠶多餓死聞志

十六年五月海賊薄郡城遍東鄉大掠有乘舟避賊於東錢湖者忽龍風大作舟盡覆溺李志

十八年自五月不雨者三越月閻志

康熙三年大雨雹閻志

九年五月十六日五色雲見冬大雪閻志

是年六月大水李志

十年夏大旱閻志

十七年八月鄞江湖水大漲直至靈橋門李志

二十年自四月至五月雨不止自六月不雨至十一月井泉皆枯李志

二十二年大疫李志

二十六年夏秋大旱閻志

三十八年秋水災奉

旨賑濟浙江通志

雍正元年大旱禱雨無應郡人宋魁先齋宿自祈於天井潭遂投潭中死頃之雨大澍郡人義之祀於城隍廟側曹志

二年七月十八日海潮衝決隄岸奉

旨賑濟浙江通志

五年七月山水暴漲被淹田畝奉

旨蠲卹浙江通志

乾隆九年七月海水溢縣東十一都十二都新墾塗田七百三十一畝有奇被水田畝奉

旨緩徵縣冊

十二年夏旱鄉人禱雨有周文壇者投天井龍潭而死遂

得雨又前數年有汪祖熙者其事同邑令宗紹𤋮祭文

是年秋被水勘不成災捐給籽本縣冊

十六年夏旱蟲食禾被災田一千五百三十八頃有奇大嵩場煎竈塗田一百三十六頃有奇奉

旨發帑賑䘏計銀四萬四千八百兩有奇米八千四百五十石有奇縣冊

十九年八年大雨東鄉橫溪出蛟山水驟漲淹民田二十餘頃壞廬舍百餘間照例撫䘏縣冊

二十三年秋被水照例給籽撫䘏縣冊

三十一年五月雷雨冰雹采訪事實

三十五年秋大水題請加賑一月縣冊

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暴風竟夕縣廨有梧桐一株高三丈許拔地起民居有傾圮者采訪事實

四十七年六月郡城火燬鼓樓采訪事實

鄞縣志卷二十六終

鄞縣志卷二十七

雜識三　文獻

史記留侯世家載四皓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索隱引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刊本作唐誤）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今考虞仲翔答王府君稱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則黃公實鄞人非齊人仲翔生於漢末談漢初事必有傳授不同王劭等之臆斷也陶淵明詩有黃綺之南

山杜子美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皆以黃綺對舉則黃爲姓無疑或謂史漢皆當以綺里季夏爲句似亦通也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則圈公亦圈公之譌乎廿二史考異

唐時有兩明州通鑑貞觀十二年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胡三省云唐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此又一明州也廿二史考異

袁伯長撰任士祺墓誌云任氏子元善錄其十九世祖唐建州司馬遠之葬記以示其記曰建州生佶檢校尚書工部員外兼侍御史是生崇試循州司馬循州生貞幹元和十三年補集賢殿供奉承旨後爲越州都督府功曹參軍

以終集賢生行規大中時以明經薦於鄉舉上第爲蘇州司兵參軍吾里士族莫先於樓袁楊蔣作郡志者於任有缺考孫吳有任光任奕皆鄮句章人今其地爲鄞縣則建州益二賢之裔而先賢皆遺佚比予補郡乘亦缺然有愧矣清容居士集

明州刺史黃晟頗好禮士閩人林無隱依之無隱嘗爲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有貴子子鼎生於明州大隱鄉事吳越果至丞相吳越備史

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甚詳不知誰所作籍按論中有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云云因考王欽若等所修眞宗實錄有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之

文復取肅本傳校之則嘗自越州移明州會稽越州地也論中亦有出守會稽移莅句章之文句章即明州傳又云在明州時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則此論爲燕肅所作無疑西溪叢語

荆公嘗爲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刋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菜茹亦山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即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能改齋漫

錄

鄭穀夫楊明州人周師厚名極低只壓得陳傳一名自賦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回頭猶得壓陳傳 朱定國詩話

汪洙字德溫九歲能賦詩時牧鵝黌宫見殿宇頹圮心竊歎之題其壁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問曰神童衫子何短邪洙輒對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用訓蒙學爲汪神童詩 嘉靖志

苗振熙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鄞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鄞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時王逵亦居鄞作詩

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鄰叟草舍茅簷眞可咍伯起振字東鄰遠自謂是時王荆公秉政尚此詩遽遣王子韶爲浙路察訪於明州鞫得其實遂起大獄振竟至削奪臨漢隱居詩話

熙寧初張載爲崇文院校書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宋史張載傳

先光祿公謂袁轂秋試開封實爲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唐蘇公作牧相得懽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注家以爲同試館職實無是事蒸益之爾絜齋集

宋時王亘有二其一爲元祐間之王亘乃四明十洲倡和詩之一也十洲倡和詩凡四家一爲太守劉珵一爲陳了翁一爲舒信道一則亘也四明圖經但載其詩而不詳其人它書亦無考其一爲乾道間之王亘乃閩人嘗仕於粤之南恩州故粤中亦有其詩鮚埼亭集

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間衆正畢集於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言則有婉直之異陸楚公佃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

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渭南文集

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於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閌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爲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錢大參詩中所謂八仙人者此也攻媿集

宋時四明士大夫多老壽自五老八老而外豐清敏稷年七十五王大卿正己年七十八林待制保年七十一張提

舉鄉年八十七汪敷文大猷年八十一林待制祖洽年七十九朱舍人翌年七十史忠定浩年八十九樓宣獻鑰年七十七袁正獻燮年八十一史丞相彌遠年七十史華文彌鞏年八十趙觀文彥逾年七十八史大監彌志年八十七袁樞密韶年七十七史觀文宇之年七十九史大資巖之年七十八史提刑宥之年七十陳清敏卓年八十六張大中即之年八十一日湖訪古錄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瀫山朱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倂舍侍御王公伯庠年雖未及而從二公游完顏亮既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

稱其强記攻媿集

史忠定浩未第時僦富民錢氏坊以養母越國夫人洪氏當紹興甲子夫人壽周甲子忠定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迺繫於越宿賣餅湯媼家是歲鄉試期廹忠定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媼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對翼日媼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後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忠定歸果與計偕實紹興十四年至乾道中忠定以衮衣鎮潞養夫人於越時媼猶無恙命使者車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亡曰官越毋忘媼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

爲常平使者復造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至樞密帥越時湯媼諸孫猶在樞密紹先志如初 清容居士集

乾道八年史忠定王守福唐孝宗御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遣使出郡治賜之始忠定爲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於後其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 清容居士集

宋初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問遇朝會則立舊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八袠參用故典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祠 原注字有誤 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爲勉留時相疑其廹己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史聞於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

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爲稍咈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爲吾命招謗昔爲布衣術者云爾（四朝聞見錄）

史浩淳熙乙巳挂冠年登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又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爲六老圖樓參政爲之序（山堂肆考）

四明衣冠雖盛自宋初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

勳名富貴康寧壽考爲近代臣子之冠攻媿集

樓攻媿言四明衣冠之盛無如史氏其時彌遠尚未得政也自嘉定戊辰至淳祐辛亥四十四年之間四明仕宦中於海內史彌遠獨相二十六年而鄭清之繼之前後再入相凡七八年史嵩之爲右相亦六年執政則樓參政鑰宣樞密繒袁樞密韶陳簽樞卓余參政天錫應參政㒓史樞密宅之凡七人而趙善湘亦以軍功與執政恩例史氏一門丞相三人執政二人袁鄭余皆史所援引宣則史之姻戚善湘亦史姻家也日湖訪古錄

姚棪書穎淳熙五年對策集英殿有司奏第三天子擢爲第一年二十有九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周禮樂

三何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詑郄枝益用王沂公語也聞者壯之時遠人有獻馴象者上因思不寶遠物之戒書旅獒一篇以賜故事例給墨本今奎畫獨藏穎家貧無前比絜齋集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齊東野語

高文虎博洽名儒爲少一作小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

憤高也久矣會京尹趙師𢍰奏請盡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穹碑摩雲高實爲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既已鐫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隱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爲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盡把師𢍰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是商王只怕伏生不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蓋商字特筆誤而或者乘間而詆之耳四朝聞見錄

高內翰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作禹事其子疎寮作蠏略以林和靖草泥螯郭索作杜詩父子皆爲博學强記所誤吹劍錄

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船趠二字而黜者困學紀聞

高似孫續古少有儁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爲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時清議所不齒晩知處州貪酷尤甚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猶可觀也書錄解題

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閌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卽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爲端平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清容居士集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之賢獨高使君衍孫與寄冠佩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脉法如指諸掌清容居士集

攻媿樓公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獨因草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韓亦廹於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即召矣親戚具道韓意於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及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四朝聞見錄

樓少虛諱鈜鑰之從兄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紹興二十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甥增盛箕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若又效之耶盛號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了樓久悔愧藏其稿不出嘗在鄭先生剛中席下數十人忽私謂鑰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曰吾雖清如無福何攻媿集

史忠定王淳熙中召赴德壽慶壽班孝宗曲宴問曰太傅

幼子今何姻忠定謝不敢孝宗曰吾爲太傅成之時崇獻靖王伯圭女方笄卽封新安郡主以嫁之卽彌堅也壯歲尹臨安帥湖南多異政以兄爲相歷年滋多不復肎仕家居十餘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端平改元諡忠宣清容居士集

史忠宣彌堅居東湖滄洲十有四年作書諫兄忠獻辭相位不輟歲賜生日器幣辭一再始受後數年不復受鄭忠定丞相忠宣藝師也子敷文受學焉其舊第前爲舊學詩皇書後爲授經鄭相書清容居士集

嶷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何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鄭

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困學紀聞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困學紀聞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困學紀聞

寶慶初史彌遠專權之際錢唐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

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劉潛夫南岳稿與焉宗之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敖器之作言者并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始解潛夫爲病後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却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瀛奎律髓注

史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解后致死者官府逮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寅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子申以尚需次對忠

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晦時爲京西闕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問公元姬林夫人因叩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齊東野語

米南宮五世孫巨秀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動謁遂廢中書要務運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婢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値售者謾索錢萬米以三千酬直持歸

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嘗適有閽者亦病瘧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內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四朝聞見錄

李全擾淮時史相彌遠在朝堂束手無策訛傳全軍渡江史夜半披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扶住泣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即得趙葵捷書三朝野史

丞相史彌遠欲占鄞之育王寺地為墳衆僧俛首莫敢言偶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乃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做墳不如主何意揭於臨安之通衢史意遂寢閒中今古錄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為貳卿時有以辟

穀圖爲初度壽者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嶺祝融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樗寮大中公亦以字畫臨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清容居士集

張即之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月日先後無異史官李心傳嘗質之有潔疾語言淸整待僮僕亦然書蔽其名書法之壞自張始清容居士集

宣繒以寧宗嘉定十四年八月自兵部尙書除同知樞密院事閏十二月兼參知政事十五年九月正除參知政事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復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嗣後罷政奉祠紀表俱失書

本傳亦不載奉祠年月今據表載紹定元年六月薛極自參知政事除同知樞密院事當是代綰之闕則綰之罷政當在紹定元年也廿二史考異

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門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參政才始然參政在宋史既不立傳而乾道寶慶開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顛末唯宋會要言其爲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

傳者祇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即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樸最捷然不能數月而罷今考史氏家傳參政方為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劾吏部尚書林大鼐進右諫議大夫再劾簽書樞密院事宋樸遂代其位明年為御史中丞魏

師遜所刻罷官代參政者即師遜也更勝迭負蓋與宋史之言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而其阿附之迹較他人獨少然考朱子語錄言林大鼐當秦檜被黜閒居之時對策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嫉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於檜可知也特不知後竟以何事不當於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忤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參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爲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議方壞秦氏之游魂餘

息斥逐殆盡而居捘席者陳康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滾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尚可信哉且參政之卒也是年七月忠定已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姦屈抑終其身而不爲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一字聞道政和八年嘉王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父艱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薦除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旣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宰執考云其謚康肅者無據鮚埼亭外集

案宰輔編年錄載紹興二十四年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言簽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

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爲國害詔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參政以通書李莊簡被劾是亦可取不獨論墦田一事也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爲舊史拾遺況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採舊聞以使後學有所考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於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爵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紀而觀文以散秩遂不槪見考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清之與樞密見安晚集及忠獻爲師相一切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樞密竄改陳石窗坐是辭直院不肯爲見吳

氏木筆雜抄樞密之長都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爲耳目文移取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見太學生裴堃疏括浙右虛籍田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徵而田籍不去宋亡民猶以爲累見延祐志鄭清之陽與相繫而陰排之見黃氏日抄然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府且有蔵相之會以疾卒見史氏家傳其官三爲侍郎四爲尚書知平江府者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殿閣學士兼安撫發運銜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贈太師初謚恭惠改謚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爲忠獻愛妾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尚少以其婦洪氏不得於林而出

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有聞理宗不問見杜丞相集改尚郡主見家傳林氏卒觀文請恩澤卹典極盛見鄭氏四明文獻賈氏當國惡其諸舅不復用見王深寧集其官亦三為侍郎四為尚書歷知處嚴溫婺四州紹興建寧寧國三府奉祀洞霄此觀文之大略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於人口然就其生平則亦略有可採者淳熙四先生之殁廟堂賜諡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始與本道節使言之令其上請而力贊於朝廣平得諡文靖又回授己子恩澤以與族子見四明文獻其所為雲麓稿亦有時名見家傳觀文頗謙儉不事紈綺冬日猶葛幬見延祐志其守括蒼會稽皆有惠政見後村集後村最惡史氏此言乃公論也國亡杜門養疾

人罕得見（見深寧集）此皆先正所節取者（鮚埼亭外集）史文惠教諸子孫從遊於楊袁二先生之門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於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墮家聲者然亦多以不附宗袞有聲者宋史且漏漫無考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爲可惜也固叔於同叔爲共產吳鴻林草其閣學告身有曰在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況其帥潭州也平土寇行義倉蔚爲能吏但以勸其兄辭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略焉然四明志中尚載之定叔爲文惠從子最不爲同叔所喜交遊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不出陳和仲曰予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

氏常羅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卽以貝錦受困者也其自樂山吟則宋梅磵所開雕稱以爲耿介拔俗之語蕭灑出塵之作其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小略之而四明志亦無傳焉然鄭千之文獻集中尙有之朝奉大夫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孫也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諂書累起之力辭不起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同叔每有所爲必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斯則僅見於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爲苟有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略

之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爲相則固叔小子賓之方以敷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戶參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尚有世卿損之子也亦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璟卿死於嵩之宋史見之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其從子綜伯及從弟彥伯亦遯跡不出皆當附之璟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諸公當日不能不爲宗衰所抑而今則反以此而使人推求其佚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爲重輕也鮚埼亭外集

宣樞密繒以史氏之甥致位執政而宋史諱之考袁絜齋

集有何夫人宜氏墓誌云曾祖士隆贈太子太保祖某贈
太子太傅考與言贈太子太師母史氏贈濟陽郡夫人故
太師越忠定王之從妹今樞密同知夫人之弟也自幼端
粹不羣宮師曰此兒他日必大吾門顧吾老不及見耳夫
人於是勉同知以務學此可以補本傳之闕日湖訪古錄
袁伯長跋進修堂往還尺牘云始曾大父越公韶從正獻
公燮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甫方入小學於時
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敎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
摸顏魯公大字以敎諸生宗盟之好實夫人啟其議故越
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摸
學進修堂書體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

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寄奬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葢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序講席後諸生葢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巳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於故山獲全清容居士集

越公謂袁韶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手抄强記至用毋夫人魚飲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秘書及故家傳錄以歸

於是書始備矣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爲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爲編寓物詠歌休休焉不知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薨清容居士集

似道字子淵越公韶之子淳祐七年通判嘉興兼尙書省提領田事所檢閱時提領戶部財用吏宅之悉括諸司田阿媚奉上具籍百餘萬用戶部印入御府而以副帙寘三省似道愀然曰吾不可復治乞歸後戶部果督責浙西諸州虛籍守臣爭納告乞匄罷言諸司田皆朝廷舊籍欲入虛籍則宜蠲舊籍未幾宅之死始悔罷而副帙在三省者國亡散落民間言利大臣深信之卒爲東南害十一年知

嚴州寶祐二年提舉台州崇道觀積官至朝散大夫清容居士集

鄞城南楊氏最盛諱景舒者以行義著聞檢正王公庭秀爲賦碧鮮亭詩子萃溫溫儒雅聘三山鄭屯田爲師樓宣獻公兄弟俱來學邦人以爲美談萃孫璘字子美急義疏財尤以孝行爲本祖塋精舍題扁未立時寧宗以皇孫毓德潛邸翰墨精妙鄭先生爲僚東宮遂爲之請寧宗欣然親灑青山繼德菴五大字以賜蒙齋集

宋史宰輔表淳祐四年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給告歸慶元府未幾彌忠卒去位丙午史嵩之依前官起復加永國公表於四年五年六年第一格俱有嵩之

名至六年十二月乙未始書右丞相史嵩之守本官致仕似嵩之眞起復在相位矣考理宗紀淳祐四年十月詔慶元府守臣敦諭史嵩之赴闕嵩之控辭不允十二月詔許右丞相史嵩之終喪則嵩之雖有起復之詔仍不果行也嵩之既不復出乃以杜範爲右丞相明年範薨而游佀代之六年十二月嵩之服除詔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是淳祐四年九月以後嵩之未嘗再居相位審矣表既失書詔終喪一節而於五年六年不去嵩之名豈一時有兩右丞相耶六年嵩之致仕當書前右丞相乃與見任有別表亦誤廿二史考異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

選而以無名闕末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艮艱漫檢韻中有赬字可用遂用爲末句云他年當渥澤方玉帶圍赬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尙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得此賜遂成吉讖齊東野語

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敎官首謁臺參鄭素癯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卽異入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鄭踧踖不自安旁觀怪之卽日免衙參等禮巳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郞曰鄭敎如何長公答曰淸固淸

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齊東野語

鄭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它日公官位當止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卒後贈尚書令淸容居士集

鄭安晚穆陵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淸之薨於位時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晚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謔同司馬哭番夷肯爲孔明悲靑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癸辛雜識

淸之淳祐再相有作詩譏之云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何

爲不自安癸辛雜識

端平初濟王夫人吴氏復舊封王撝代其父爲謝丞相啟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右史蔣艮貴甚賞之困學紀聞

葉信公夢鼎貴爲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應友爲楊壻人咸服其盛德清容居士集

寶祐四年丙辰試博學宏辭二月十一日第一場題二首

昭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衞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知鄂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

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敘昌合四州
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周山川圖記十二日第二場題二
首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堯衢室銘十四日第
三場題二首天禧編御集序漢華平頌中選者從事郎新
揚州州學教授王應麟也開慶元年己未試博學宏辭題
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授
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四川宣撫
副使兼知潼川府措置修築沿邊城壁團結民兵捍禦瀘
敘思播鎮遠諸處邊面兼屯田使加食邑食實封制漢郡
縣山川風俗記代提舉國史已下進重修孝宗皇帝實錄
編類寧宗皇帝御集表堯謁者箴唐定戎關圖序慶歷新

修太常禮贊中選者應麟之弟應鳳也

王深寧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眞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此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帥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既去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有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皆無之不知其何所出即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

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拜疏而歸
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卽爲山長不與家參政之教授同
科而先生之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揜也鮚埼亭外集
袁伯長書世綸堂雅集詩卷云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
官咸淳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爲月集悉不敢
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
猶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
社耆英之遺意清容居士集
賈相嘗曰浙東惟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於時高
公衡孫趙公汝楳以戸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
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贑州合執政官至

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爲一集約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清容居士集

樓槮宜獻公族孫精歷法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不可用人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館於袁賓州浚家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者資老卒師友淵源錄

陳西麓有賀伯父大資休致詩云不戀清時白玉瑲便將身世寄滄浪三朝元老黃樞閣四海閒人綠野堂楚楚青蘭秋帶雨蕭蕭寒菊晩宜霜擬成東甬耆英社賸樂壺天日月長大資者資政殿大學士也玩詩意似曾登樞密者疑即清敏公卓也日湖訪古錄

張玉田拜陳西麓墓詞云句章城郭問千年往事幾囘歸

鶴嘆貞元朝士無多又日冷湖陰柳邊門鑰向北來時無處認江南花落縱荷衣未改病損茂陵終自蕭索山中故人去却但碑寒峴首舊景如昨悵二喬空老春深正歌斷簾空草昏銅雀楚魄難招被萬疊閒雲迷著料應是聽風聽雨朗吟夜壑自注山中樓扁萬疊雲山中白雲詞

元時慶元路儒學刊造四書精要文獻通考姚牧菴文集等項書板合支錢鈔俱奉省府劄付於各路學院錢糧內均派支撥順帝至元初刊印玉海亦依此例派慶元等七路學院貲助學院謂儒學及書院也泰定二年刊王厚齋困學紀聞雖學士袁桷首倡而本學及書院亦出錢助焉日湖訪古錄

至正中詔修宋史史官危素至明購求遺事得史瑔卿上伯父嵩之書附著嵩之傳觀者聳然起敬四明文獻

馮子振題素齋小集序云吾以至大辛亥之冬孟取道招寶山望滄海茫洋昌碧空闊無際便欲從方蓬若士飄垂天之雲而商羊下上其間塵夢喚人復回首作鄮峯一宿客客素齋自言其家是間出其所為小集句眼逼唐人而楷法魏晉予心固已異之及相攜扁舟連三日歷育王天童山水勝處抵掌清話皆灑灑可味然後知千巖萬壑之餘韻其流及濱波之東有志搜奇好古之士真有滔滔橫潰之中卓肩植足不肯少貶以徇世俗之聲利如之人者殆不多詘指也素齋挾方仙冠屨而被服詩書參禪髓而

資大丹出其緒肘之烟霞已足相掀汗漫於踞龜食蛤之上使及見眉間白痣老蟾箕倨而一軒眉盤礴即南岳山中養素之御風騎氣非刦後五百歲之骨法乎乃爲序之

馮海粟墨蹟

案素齋必流姓李邑中好古之士有乃與其詩翰者爲海粟所賞當亦高人惜他書失傳也

元季遁跡之寓居鄞縣與四明詩人相酬唱金臺集中有倪仲權俞及之張子益應可立張子淵林庭立劉師向張子端道士王虛齋皆四明人也日湖訪古錄

鄞士黃德厚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已交游竟無一援引之者元末天下擾攘南北路阻始

附海舟而歸去日少壯同則蒼顏華髮故舊罕在者誦賀
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之句以寓慨歎
嘗見所持扇上一詩乃在北日所作者云東風一曲浣溪
沙客子行吟對日斜猶記金陵貰春酒小姬能唱後庭花
亦醞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歸田詩話
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
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
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
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卑順自
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
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至此邪詞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

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爲朱敎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藝苑巵言

黃爲鄞著姓始自漢四皓黃公公居奉川大里歿葬大隱山所謂黃墓是也唐末黃晟聚鄉兵靖難官明州刺史剏築郡之石城修置鄞江浮橋歿後郡人祠之刺史冢子爾蕭爲吳越王錢鏐贅壻嗣孫永康就居杭之西山仲子爾淑之子永寧知洪州卜居剡溪後徙餘姚叔子爾邈之仲子永階官象山鎮占籍象山朱溪獨爾邈之季子永清居

鄞之故千里世守墳墓鄉俗號之曰田畈黃南山家傳集

四明衣冠之族有史鄭樓袁余范謝豐八府之稱南山家傳集

吾鄞名族前有史鄭樓豐後有楊陸張屠甬上耆舊詩

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鑒橋袁氏鑒橋袁氏有蒙齋絜齋二先生者以風節行誼爲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淸容先生謚文淸者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以忠貞節義著聞於時九靈山房集

洪武壬子浙闈鄭千之名居第一是科四十人中式故王用吉詩云桂籍題名四十人明州首鄭眞外有郭可學樊餘慶黃夢熊顧壓吳振王廷直王用吉孫原仲吳倫陳希

貢汪義方何操陳仲賢汪瓚共一十五人若陳汝元浙士登科錄所載鄞縣王藹王道顯二人明州府鹿鳴宴不之及我不敢信也又黃自強王景何本道見於千之他文上虞李繼先烏程陳咨見於府縣志餘若王麟王驥趙惟一杜誼沈新民徐思誠翁希顏俞侚禮陸文凱吳佐俱載陳氏錄中姓名可知者三十人顧陳氏以貢倫元仲義方希貢餘慶分屬之辛亥科此又一誤也靜志居詩話

鄮千之文極爲宋潛溪推重裴與簫中嘗屬其撰著存堂記別請潛溪爲之千之記先成潛溪見而歎曰人徒慕吾名爾使我執筆焉能過之後數年與簫復請於潛溪答曰有鄮先生記在發明洞徹使之獨步可也千之既領解與

計吏偕除臨淮儒學教諭歷九年進牌朝於奉天門七奉天殿十四華葢殿二十七文華殿三武英殿一中右門二賜酒饌者十一命賦早朝賜宴及續御製菊綻西風露脂楓葉等詩微員之受恩遇至矣靜志居詩話

李孝謙悌謙忠謙兄弟三人皆有至行其父仕開饒於貲時會稽胡舜咨金華戴叔能錢唐楊彥常曹南吳主一豫章揭伯防先後游四明仕開招致賓館俾諸子問業故其詩文有法孝謙撰長律英華度有可觀惜其不傳靜志居詩話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爲文有鳴窮集時臨江潘若水由翰林待詔坐事黜爲西學

行太僕寺吏亦善詩解學士大紳亦謫河州衛吏關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員所作有與速魯麻序別文一首尤古雅有致水東日記

案序別文速魯麻者西域人父熟麴糱與媪曲术氏私遇於瓮吉氏而生速魯麻云云蓋禁酒之詞頗得毛穎羅文諸傳旨趣文繁不備載

袁廷玉嘗以事過鄞見一婦乳女於其縣傍廡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卽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卒長以我行廷玉爲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直貸米二斗贈之曰苟富貴無相忘至戍以卜

幸文皇後累官至兵部尚書雙槐歲抄

篆王元美云予見廷玉家藏一牛腰卷自戴九靈所著傳洪武初至永樂七年諸公跋其術之驗者無慮百人而不一及金公事恐傳會之談不足信也且金尚書者名忠亦非世忠

鄞鄭阜義字公宜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時 生與狀鸞云藩府聲名重邦家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 一開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覃如今若 付之官去半世功名只在南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舉進士時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鸞廣東參政次日又問兩箇秀才那箇有

學問蹇以鄭對卽調鄭廣東張調山東後鄭任八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定命如此閒中今古錄

鄞人金埴專工三言體多至千篇題曰三言詩吃稿藏仁和倪一摯家麓堂詩話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用軫同詣闕廷劉彈楚歌爲言官所劾張但和弦不能彈徐彈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錦衣千戶今兩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都公譚纂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鄞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

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敕罷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賜遣還北窗瑣語

李時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並列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稍瘦後二人各爲南北祭酒横雲山人集

景泰中四明袁忠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尙書尙何不退白問何爲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頭于雙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水東日記

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尙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水東日記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居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者曰大鄉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桷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有得觀之祏基舊籍於鄉人備載園地三十餘畝爲其鄰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墓前石翁仲等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薨迄今三百餘年其故園淪於它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十詠以志喜貽後云 水東日記

石田洪常解兵部歸維時鄉縉紳兵部主事嚴端刑部主事宗佑太僕丞金湜通判鄒聞理問周頌亦謝事與一時高隱倪光王政宋恢袁德麟章珍張愫李端集爲詩社每良時美景輒飣野蔌園蔬爲會素衣藜杖散步逍遥人望之神仙也諸公皆有文章而金能墨竹及勾勒蘭竹葡萄行書篆隸皆追古人周頌亦善墨菊春草洪佐于肅愍成大功脫脫虎口益以文自娛倪光明易善潛虛李端宋恢等皆雅重端方王政頗放號奇歎子諸公爲詩各擅所長有風人之致要之皆解外膠略世事遭際清平樂以卒歲四方聞之蓋比唐香山宋洛社云嘉靖志

楊碧川太宰當孝宗時嘗賜御箑其陽作空山老樹其陰

作文藻游魚繪事極工太宰身後歸其甥陸少石督學跋以古詩一首至今其家寶藏之（鮚埼亭集）

宏治初鏡川楊公守陳以少詹事視院篆碧川楊公守阯以侍讀掌南京翰林縉紳相語以為兄弟對掌南北詞林近世所未有碧川有詩曰天風吹斷雁鴻行霄漢平分兩玉堂小弟初懷南署印大兄又綰北門章纍纍不是權家客奕奕同依帝德光仰止前修稱二趙絲綸對掌並流芳（兩湖塵談）

楊守陳為學士弟守阯從弟守隅守隨子茂元茂仁皆相繼登進士同官於京好事者作春聯以侈之云半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回後文懿官至吏侍守阯至吏書

守隨至工書諡康僖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使皆有賢名昆弟子姓一時之盛江浙文獻之家鮮能儷焉西園雜記

楊文懿公之先未有登仕籍者至公與兩弟相繼發解公子兄弟同薦者七人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今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煙波綫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君之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遺後人遂以厚幣酬之叟固辭而去嘉靖志

景泰時御經筵以銀豆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詩末二句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

取枯骸百萬人說詩樂趣

宏治中給事御史俱被逮太宰屠公滽請以諸曹散郎署其事學士楊公守阯書爭之以爲宜上疏出諸逮者不宜遷就以長君過會事解沈翁啟南聞而心韙楊作五言長篇五百字譏切屠公共後有惡翁者聞於屠屠遂和韻寄翁雖微自解了不介意翁媿之復和韻以謝自是遂成知己後屠氏得翁畫甚多前後餉遺翁不絕人兩賢之藝苑卮言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滽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經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侶公鍾同生正統庚申至宏治己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

繼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珪吏部左侍郎長洲吳
公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民悅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
進右侍郎睢州李公孟暘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佐凡七
人卽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賀賓主盡醉吳公首賦四
韻詩諸公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
作又咸和之坐有善繪事者爲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
初館閣諸老杏園雅集故事令呂圖之其始並湖石坐者
左爲侶公右爲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爲周公
坐稍遠使其二子共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
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並立竹間者左爲李公右爲顧公
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

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爲吳公其案坐而持筆者爲王公執麈尾者爲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卷者爲秦公若二君左爲紀右爲文共展畫並觀而圖終焉吳公題其卷曰竹閒壽集且爲之序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於家則屠公之意也今此卷尙藏屠氏云日湖訪古錄

吳苑巷有郊祀與楊惟立寓宿神樂觀馬道士房詩其次章云日熯齋宮賜食頻曲廊進步得楊津卜郊此日非三望陪祀誰家有四人展卷鑿書誇茂密開函投句愛清新憶從史局曾相別卻向僊房得更親自注楊氏惟立及大理卿守隨兵部郎中守隅刑部郎中茂仁四人陪祀是日惟立攜宋仲珩書見示故有展卷鑿書之句此宏治十六

年癸亥二月事也惟立名守阯時爲吏部左侍郎日湖訪古錄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藩臬諸公設燕於紫薇樓諸公索紫薇樓詩公云昔年聞說紫薇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闞黎氓歸壽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致思時僉事龍霓在座遂續云蔭落長松夏亦秋公笑稱善遂足之日滿座簪纓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北窗瑣語

屠襄惠公墓志公與兵部尚書馬端肅公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疏讓之按二公雖俱加太子太傅而馬公兼少保於班次亦應讓耳葢屠公秩滿九載加太子太保時以馬先爲太保故讓之弇州史乘考誤

倪味易先生光相傳能前知游京師於楊文懿邸中有中
使突至先生見一雀自庭樹集於地已還集樹卽謂使曰
頃來得非因失馬邪六日當復使大驚文懿賀之對曰雀
踴躍物也去樹而集於地舍所依也還集樹復其所矣初
集自北而南水數六故曰六日當復又問馬色曰以水克
火當貲而近於黑中使曰然客有問婦將產者傘忽裂其
人失色先生曰傘忽裂則小人見君得子矣其學葢本於
邵氏觀梅數 靜志居詩話

四明儒士胡宏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一日逺行
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
一中選皆以爲不然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

以是年領薦或問之喪爻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都公譚纂

無錫教諭金廷輝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為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丱角書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折之乃費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正在丱角語其夢益不知也都公譚纂

張臼齋琦刻意為詩力去陳言於李何詩教盛行時別出機杼專以宋人為師句如人到百年一過客吾當十日九

揮毫千村土犬月照兩半夜江魚潮入田天上星辰離舊次夢中山水作眞游離歌對酒無三疊殘暑先秋退一分十里長亭留短樹滿天晴日落黃沙濕螢斂竹火依火疲馬出郊山復山路入林低潮裹樹山行月黑虎窺人殘年滯雪開新歲五日敲冰過一州古刹今僧相見少新篁舊竹長來齊水邊地冷苔生淺山外民貧竹有花入之誠齋安暇集中猶上駟也弇州方之夜蛙鳴露說者以爲過而白齋出郭詩云一部新詩一部蛙則作者先以自喻矣靜志居詩話

明有兩陸釴俱榜眼一天順甲申一正德辛巳二科俱非正歲而相去僅踰一甲子弇州奇事述

崑山陸鼎儀與四明陸舉之姓名同賜進士第二人同一從史館出爲太常一從史館出爲外臺又適相合也鼎儀盛有詩名詩却平平舉之不以詩名而詩似勝於鼎儀靜志居詩話

豐學士熙家傳己未廷對孝廟親閱卷大奇之取第一以蹇步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賞之考之國史及翰林諸典故書俱不載賜袍帶事又云武宗崩進朝列大夫翰林院學士按公實以侍讀學士署篆不及拜光學也又朝列大夫四品亦非學士散衙此豐存禮不考證而誇詡之過也又云議禮不合會掌院侍郎賈詠率百官伏闕列熙名爲次坐不合聽從爲罪謫戍鎮海按是時豐公實掌院

賈公自掌詹事存禮孟浿乃爾 弇州史乘考誤

周天球草袁尊尼行狀云君以嘉靖己未試卷爲同考全元立取第一見斥主司全公力爭之不得終身以爲恨考全公以嘉靖己卯冬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掌院至己未春已爲南工侍矣何嘗同考會試而是歲袁君試不第至乙丑本房汪諭德鏜薦其卷當第一人不果僅中第六汪與全俱鄞縣人也周老忘故耳 弇州史乘考誤

王元美評詩謂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凄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又云豐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

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藝苑巵言

豐存禮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為訓詁多所發明稍誕而僻者則託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構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偽撰字稍恠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眞易贗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蛇藥殺人強淫子女奪攘財產事露人畏而恥之吾友沈嘉則云蓄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蟚且類得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追捕之死

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賍賦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蝠蚤虱蚊也此極大可笑藝苑巵言

豐南禺坊釋褐後從其父學士熙諫大禮受杖闕下人方謂學士有子矣逮父卒戍所乃言非父本意忽走京師上書請追崇興獻王宜稱宗入太廟永陵用其言而不錄其人也歸益狂誕恃才傲物作僞欺人撰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魯詩世學古書世學石經大學竄易經文別裁異議一時若秦和郭氏京山李氏澄海唐氏多惑之而不知本邪說也靜志居詩話

王弇州跋豐存禮手札云豐存禮傲睨一世而傾倒嘉則

乃彌信乎爲才服也計其書時當已病辟廨無一筆不顫而猶有山陰典刑詩雖不能整栗而命旨綢繆宛然建安遺韻也昔裴成公病劇迴盼一語猶能使夷甫心折今得無類是乎弇州續稿

戍士劉致中鄞人攻書有英氣不肎諛人寧波知府因公帑被偷兒竊銀若干訊捕無蹤倣古牓箭置於門揭云知盜情者密投姓名致中用方紙書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守者白之收箭出視忸怩而止嘉靖志

寧波舊無大拜者自嘉靖至萬歷二十餘年中而有兩相曰袁文榮公煒余文敏公有丁皆進士第三人而余爲袁所取士則衣鉢也官皆至少傅太子太傅戸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無一事不同既遂皆甚速而又皆不久壽皆至
五十八病亦相類皆好聲酒爲權樂弇州奇事述
范司馬堯卿藏書最富今浙中舊族若山陰鈕氏祁氏吳
興潘氏沈氏檇李項氏郁氏高氏胡氏遺書盡散惟范氏
籤帙尙存靜志居詩話
王元美答范司馬書云所喻欲彼此各出書目互補其闕
失甚盛心也家舊無藏書自不佞之嗜之頗有所儲蓄二
藏外亦不下三萬卷而戊辰後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
經理今春搆一書樓於弇山園庋之長夏小閒當如命也
聞古碑及抄本毋踰於鄞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書畫名
蹟庶足供游目耳又一書云每羨鄴侯架頭三萬卷牙籤

玉軸思欲效服子愼共掃除之役而不可得弇州續稿

屠長卿自潁上令調松江之青浦甫至大霖雨諸隄且就潰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間行民間使益土石於隄以捍之手裹緡錢勞其勤者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爲文責數神且願以身代歲是夕霆震雨亦爲霽而民間諸隄皆堅好臺使者與水利當農時悉傜赴河長卿持之曰治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老率而子弟就鋤耰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而田瘠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賦者無幾我將爲民減賦耶將爲縣官益賦也自是青浦賦不復益邑有田非不毛而農不任哄相率徙避他

所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各貸匄貧農稍稍歸復矣又樹營室各城門之隙而居諸鰥獨者其又老疾不能自爨始歸養濟院而以時食之質庫有敝衣不售長卿爲薄價而收之亦歸養濟院而又有餘衣則給獄囚之裸露者曰藉令彼當死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凍餒也王世貞青浦居侯去思記

沈嘉則先生既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且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嘗作緋衣四詩謂春郊則用以走馬東山則用以擁妓秋江則用以把釣高樓則用以對雪也由拳集

沈嘉則陶一竈自隨日用二斤炭可供數客至晚不竭系以詩名之曰作竈王元美爲賦詩云那因增竈惱行窩杖

底陽春信手過燕客始知燃桂易牛山寧假負薪多非時解熟熊蹯火不斷能翻蠏眼波爲問羣歌白石爛干湯爾意竟如何嘉則作籠乃金陵趙子賓法也弇州四部稿

朱東離應龍與沈明臣葉太叔盧湛齊名號明州四傑乘月飲海上大醉溺死其短歌行云皎皎月明駕言宵征惟君之故不遑自寧說者以爲近於讖也靜志居詩話

吳人周時臣善寫影至四明圖豐南禺以下八人屬余寅爲贊携之歸吳八人者豐考功坊張大司馬時徹屠少司馬大山范少司馬欽沈山人明臣張長公邦仁屠比部本畯余孝廉寅也農丈人集

沈九疇箕仲以詩名重鄉里人有持所作謁文恭者輒笑

曰家弟安知文奚不就我族父嘉則以豐對樓詩屬余君房論定君房報書云吾於詩僅窺其籓未入其室此事終當屬君家箕仲 静志居詩話

沈文恭一貫當國給事中錢夢臯其私人也有布衣在文恭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夢臯而發赤而去 横雲山人集

萬歷二年會試沈一貫以檢討爲同考官張居正子敬修卷在一貫所主考侍郎王希烈以爲言一貫乙其卷藏之 横雲山人集

鄞朱氏以好古世其家城南所稱五嶽軒者鼎彝金石無

所不備鮚埼亭集

壽昌寺十八羅漢畫像崇禎初謝象三知嘉定縣時聞杭州長明寺有貫休畫十八應眞墨蹟請名手李次公臨摹得之復請婁子柔寫蘇長公十八贊於每幅之上欲亟供嘉定僧寺不果遂攜歸於延慶寺造寄園供之鼎革後園亦廢以大父嘗塑羅漢像於壽昌寺因以畫像供養寺中時丙午歲四月八日距子柔題識已三十六年矣謝歿之後畫像幾失象三之孫爲憲訪求得之仍歸本寺題識其後屬主僧寶藏勿失焉日湖訪古錄

四明衣冠盛事　宋四世宰執史才樞密姪浩丞相子彌遠丞相從姪嵩之丞相　父子宰相史浩子彌遠　父子御史王次

翁御史中丞子伯庠侍御史　父子侍從楊王休子雎袁燮子甫

魏豹文子峻　父子西掖陳居仁子卓　父子殿帥馮湛

子楠　父子同榜孫枝子起予李元白子以稱　祖孫侍

從林保孫祖洽　祖孫甲科王昇呂溱榜第一甲第五人　孫祖序汪應

辰榜第一甲第五人　兄弟侍從史彌大弟彌堅史宅之弟宇之

兄弟同榜王時會弟時敘趙汝述弟汝逵史彌忠弟彌悆

趙師適弟師侊史彌應弟彌悉趙汝標弟汝梓趙琪夫弟

璛夫趙崇傃弟崇僑　舅甥三學士汪大猷甥陳居仁樓

鑰　典鄉郡黃晟孫洒王周樓昇趙彥逾趙善湘余天錫

建鄉節鄭清之　省元傅行簡陳塤　狀元姚潁傅行

簡袁甫　武舉狀元胡應時以絕倫升第一名、釋褐狀元宣繒何

大圭（延祐志） 兄弟博學宏辭王應麟王應鳳（詞學指南） 明父子三品九卿吏部右侍郎楊守阯刑部右侍郎茂元 兄弟尚書工部尚書掌大理寺楊守隨南京吏部尚書守阯 兄弟三品九卿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南京吏部尚書守阯工部尚書守隨 兄弟翰林楊守陳守阯 兄弟賜謚楊文懿守陳康簡守隨 叔姪尚書屠宮傅滽宮保僑張大司馬時徹大司馬邦奇 孤卿封父吏部尚書屠滽父封太子太傅 一門兩第楊文懿守陳（解元）尚書守阯（及第） 榜眼二品南京吏部尚書楊守阯 探花一品余少傅有丁

探花入內閣余少傅有丁（弇州盛事述）

科名盛事 鼎甲明成化戊戌榜眼楊守阯宏治己未榜

眼豐熙正德辛未榜眼余本庚辰榜眼陸釴嘉靖壬戌探花余有丁崇禎庚辰榜眼葛世振

國朝順治乙未狀元史大成會元

國朝康熙戊辰范光陽解元明洪武壬子鄭真（應天中式）景泰庚午楊守陳天順壬午鄭宏（順天中式）成化乙酉楊守阯戊子楊文卿丙午孫鏳正德己卯豐坊嘉靖丁酉陳穆辛酉盧澌萬歷丁酉張應完崇禎癸酉俞穎陽

國朝康熙乙酉陳錫嘏庚子邵基（日湖訪古錄）

賜府之制昉於宋蓋大臣之有勳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宋南渡賜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賜府考

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尚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惠王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衮官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明則三品内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豫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三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二姓以大學士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尚書稱者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陳吏部守阯康僖公守隨也曰屠氏以襄惠公滽簡肅公僑也曰張氏以文定公邦奇兵部時徹也曰陸氏以康僖公

瑜也曰閻氏以莊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鏜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魯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李氏以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九曰黃氏以禮部宗明也曰陳氏以刑部瑜也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范氏以兵部欽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氏以兵部光宏也曰黃氏以工部景章也曰林氏以吏部棟隆也曰李氏以忠毅公檠也而楊氏則文懿之子茂元官刑部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堂巳官工部不豫焉以都御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右都御史澤也以副都御史稱者八曰周氏以相也曰朱氏以瑄也曰陳氏以漕撫濂也曰王氏以應鵬也曰柴

氏以經也曰戴氏以贇也曰丁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鄖撫斗樞也而陸氏則康僖之羣從鈳官保定巡撫副都御史汪氏則有應天巡撫王不豫焉以大理卿稱者二曰蔡氏以錫也曰徐氏以應奎也以光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勛也曰吳氏以禮嘉也以都督稱者三曰萬氏以漕督表天津總戎邦孚也曰施氏以翰也曰趙氏以宣大總兵光祖也全祖望續甬上縣府考

雍正中萬編修經往明州修志錢塘杭世駿作長句送行云句章太守儒術吏欲以文藻輝山川鄞鄮三縣詢故老孰克稱任無媿怍青衿諸生六七輩羣游於校峩其冠僉曰太史九沙叟里號碩德稱耆賢

皇輿圖表受
詔撰一統方略奉
勑編自來鴻筆光史院矧此志乘辭爲難聞人豈無夫巳
氏軼材諷說不足詮未若叟也撰述卓可傳叟今七十剛
華顛兩目炯炯精神完叟機字源洪适釋擘窠運腕如雲
烟先人傳經甬嶽嶽季父讀史腹便便著書等身權放墜
叟也一一謄寫工雕鐫紀元之考瞭指掌功與史表同精
堅四明文獻鬱選首造廬而請何疑焉太守撰日具書幣
涉江命使恭且虔叟承禮命夙當發高軒過躪蓬蒿園誘
我謄說遡前志黃緗煖剳朝來眂張津美嶼之書不可覯
津撰四明圖經嶼爲叟略數楊張前楊實張
撰寧越風物志　　　　　時徹　寶慶纂歷歲

丁亥廬陵胡槼守慶元屬其鄉人參軍濬甄括明事縣國門先以郡志後六邑刻畫城郭圖㕓闕厥後卅載曁開慶丞相臣潛來旬宣軍防水則以次定經制稅賦兼牢盆嘉禾繪獻民氣樂老謀憂國何時設門生日錫曰應發承命執筆校秘文詩歌自可勒琬琰例以志體稍殊懸自宋訖命更延祐袁桷方領編修官本之二志著其概參之七觀究其原誰其續者垂不刊猗惟王侯元恭捉翰遒如椽其閒首尾稱大備一代興廢略可言前明內府不收弃文淵墜簡終淪湮天一閣范碧山全家有善本頗自專叟當檄取訶豪頑滎陽南山堇山氏邦有黎獻撫攟勤或犖纚藻采而有耀或大雅宏達而不羣鄭眞黃潤玉李堂各撰四明文獻志其書同

異具可核叟今何不重探論抑吾又聞杲堂李翁於叟爲
先友高文煌煌稱大篇傳甬耆舊一十卷能事直欲追古
懽叟今凡例一本此發幽表微疇謂不然方今
聖主一寰宇睿算尤重海與邊三韓直達島倭接東南防
守籌宜先舟山負隅歸版籍時淸喜停赤白丸廟謨議此
設重鎭厥餉幾何兵幾千叟宜條晰陳要害宏論亦可銷
戈鋋郡人聘修古有例書法郡守名牽連上奏
天子制稱善撤膳或賜兼珍筵叟今決去無遷延雪花席
大瀲江水鳥篷船低壓兩肩行滕躃嵷䔧栩截湘東斑管
膠東箋阿育王山考古佛丹山洞天尋眞仙搜奇直抉圖
經秘采隱不遺聲聞禪白頭自草丙舍帖歸告先墓封樹

寒焜煌家乘述祖德玩鹿亭古澤承縣寒廳擁堵看秉筆一筆一削孰敢干風颷疾揮不及凍墨瀋肯受冰霜憐走願傳鈔備書吏微名亦得流丹鉛不朽盛事會有緣此意只恐天公慳嗚呼此意只恐天公慳道古堂集

鄞向多藏書家宋陳謐謐子禾禾子巘三世喜藏書南渡則樓參政鑰插架最富手自校讎稱爲善本元袁學士桷自其曾大父已多藏書從宦後又喜收聚故有袁氏新舊書目至正中修宋遼金三史桷之子瓘出先世遺書有關史事者上之史局明隆萬間范侍郎欽善聚書於宅東起天一閣貯之戒子孫不得分析亦不許攜至私室筦鑰令房長一人司之賓客欲觀者引之登閣子姓數人接待竟

日無失禮閣中書籍不得借出其愼重如此而子孫亦恪守其法弗替閱二百年完好無恙海內言藏書者以天一閣爲第一侍郎之從子大澈汝梓亦好聚書有鼎足之目然兩家所藏久不可問矣

國初左提學峴萬徵士斯同博學多蓄書近時全吉士祖望家貧而好書頗多善本身後皆卽散失今盧中書址抱經樓藏書幾與天一閣相埒矣嘉定錢大昕嘗爲樓記云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淸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惟范氏之書歸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青厓詩禮舊門自少博學嗜

古尤喜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間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惟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橫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已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并有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

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删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疎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淩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焉不學也自古皆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最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摹天一閣而

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也日湖訪古錄

天一閣藏書海內知名久矣其儲藏金石刻尤富而世罕知之如石鼓文泰泰山石刻皆北宋搨本漢西嶽華山碑世所傳者皆裝界之本獨范氏所藏乃未裁割者碑額兩旁有李贊皇題名二通碑文空處亦有宋人題名金石家皆未之見也舊無碑目今稍爲編次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至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較之都元敬楊用修郭允伯趙子函諸家蓋遠過之矣泰山石刻今范氏裔孫懋敏翻刻一本甚佳日湖訪古錄

大梅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它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丈歲久不朽大水不漂或有刀墜而誤傷者血出不已寶慶志

城東江濱有蝤蛑廟俗傳有漁人獲巨蝤蛑力不能勝爲巨螯鉗而死今廟卽其地前賢多呼四明曰蝤蛑州寶慶志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怱怱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過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

谷冲寂既憩廡下以之烹野蔬苗食之頃有叩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泊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卽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雲笈七籤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

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沈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酉陽雜俎）

王蜀時許寂少年棲於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詣山挈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其夕以壺觴命酌此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北夢瑣言）

四明蔣氏祖五代末與僧爲友僧落魄乞食市中六七兒常負囊從之一日與蔣浴江中視其背有目蔣驚異是日僧化去乃彌勒也留布囊與別且云蔣氏子孫當代有進

泮水池清瀰池春蛙皆不鳴俗云守李夷庚以術禦之泮水蛙鳴境內必出倫魁寶慶志

鄮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鈞州楊屯田和寺僧常坦而邀鄮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也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曰佛迹峯曰靈鰻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歷刼無恙者也其曰七佛石常即指烏石鼎而言道宣感通傳所稱梵僧七人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為烏石者也其曰石屏風恐即指前山玉几而言其曰供奉泉據鄮江詩則時有浮屠璘鑿此泉以奉冊者阿育王山中所乏者

泉今泉以妙喜得名横浦以大儒爲之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迹遂無稱者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爲浙東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今雖有蓮而不甚盛豈灌溉之人力遂漸成凡種耶其曰明月臺則嬾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無考者袈裟石耳肝江詩中並不一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巳無復舊物而南渡以後震而奇之者更不待辭費矣全祖望阿育王寺十二題考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爲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台州國淸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邱爲禪院十剎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爲教院五山錢塘集

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瓦官爲教院十刹七修類稿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僕稱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蘆浦筆記

四明海之東絕處爲補陀巖大士顯焉鄮之東爲育王山釋迦舍利塔焉遵南爲岳林爲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陀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膜拜清容居士集

會稽紀魯國宣靖公遺事云天聖中高祖楚公爲四明守曾大父魯宣靖公毓德侍下人未之知也嘗欲至延慶寺

前一夕主僧知禮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國來宜迎待之旦以戒閽者有頃而魯公至禮聳然驚異以夢告曰後貴願無忘也太夫人亦先得夢與之符合喜而囑曰信爾吾當悉畚具以報及大拜乃買淸道鄉田一區永奉香火又請諸朝歲度其徒於是延慶遂爲望刹圖魯公像而祠之慶歷八年魯公以知制誥衘恤而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聞天竺之勝往瞻禮之始至路口望見有素衣自寺門來者漸近問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纔分袂已復不見後如其言延慶寺志

案曾公亮封魯國公謚宣靖其父會嘗知明州郞

楚公也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鄞張氏子嗣法九峯韶宣和中勅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佩壇誥不知者往往以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麽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抛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

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它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過不如鶻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五燈會元

開元寺有不肯去觀音相傳大中十三年日本國僧惠諤詣五臺山敬禮至中臺精舍覩觀音貌像端雅喜生顏間乃就懇求迎歸其國寺衆從之諤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舉率同行賈客盡力舁之乃克勝及過昌國

之梅岑山濤怒風飛舟人懼甚謌夜夢一胡僧謂之曰汝
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風相送謌泣而告衆以夢咸驚異相
與誅茅縛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爲不肎去觀音其後開
元僧道載復夢觀音欲歸此寺乃刱建殿宇迎而奉之邦
人祈禱輒應亦號瑞應觀音唐長史韋絢嘗紀其事太平
興國中重飾舊殿目曰五臺觀音院以其來自五臺故也
駱登炎矜皆有記寶慶志

案五燈會元載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
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即謂
此像也而傳聞互異

西京宣陽坊奉慈寺有僧惟則以七寶木摹阿育王舍利

塔自明州負來 酉陽雜俎

萬壽院唐爲慧燈院政和八年改廣慧建炎四年火於兵嘉定十三年再火重建或謂慧字從彗從心於星皆火識也爲寺額不利郡爲聞於朝紹定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賜今額是日東北廂火環寺皆延燎而寺獨存人咸異之 寶慶志

延慶寺大悲閣有普賢菩薩像嘉定十三年僧以像小欲修之剖其臟書云動此者水火爲災未幾寺火像滅 寶慶志

開慶元年七月司理陳利用浚井於獄廨得石碑一乃紹興二十九年六月僧智亨可久鐫梵咒以納於井者泉本寒冽自出此碑井遂苦不可汲復投之泉甘如初 開慶續志

道士林靈素永嘉人行於鄞之石柱巖有一老翁隨其後靈素見石壁高峭乃書云因循却來到瞩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眸靈素執筆老翁言曰當守眞官墨跡素曰汝何神也老翁曰吾臨涯下老龍也因見眞官獨游吾境故來衞護就居巖下以助靈跡毋相忘也嘉靖志

仇悆嶽猷自言頃年嘗爲明州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馳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旣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巔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

已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速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薛應旂浙江通志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補陀洛迦山詰旦詣潮音洞寂無所睹炷香烹茗但椀面浮花而巳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扳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雙齒如玉雪天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好結果底文潞公它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後二十年當與公相會於越遂告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

相鎮越一夕典客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言舊與丞相接熱不肎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譚論鋒起索紙數幅大書曰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遽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遣兵吏尋覓不復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寶慶志

史丞相浩與覺長老善問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羅綺爛盈粉黛環列漫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一念差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見覺突入中堂茶頃報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人作

詩規之云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着眼好將慧力運金鎚西湖志餘

史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閽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讎抵死分西湖志餘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頁月溪者爲知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後當使瓦礫化爲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應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

火災當起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闔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一字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癸辛雜識

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魁賴良者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泠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癸辛雜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慶元張燈傾城士女縱觀至正庚子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喪偶不復出游倚門佇立十五夜深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投西去生乃尾之女忽回顧微哂生趨揖問其姓名居址曰姓符字麗卿名淑芳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沒家事零替惟與婢金蓮僑居湖西生留之宿將明別去暮則至如是者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見一粉妝髑髏與生並坐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生始驚懼備述厥由徑投月湖之西訪於居人並言無有乃入湖心寺少憩西廊有旅櫬題曰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明器有

金蓮字生見之奔走出寺借宿隣翁家翁曰元妙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眞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宜急往求明日生詣觀內法師望見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述其事法師授以朱符二一置門一懸榻戒不得再往湖心生如法安擯自此果絕閱月餘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忘法師訓取湖心寺路以回遂攝入於柩中鄰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至寺中停柩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柩外發之死已久矣遂以柩及生殯於西門外是後雲陰月黑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遇者輒得重疾居人大懼諷訴魏法師魏曰吾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所能也聞有鐵冠道人者居四明山考劾鬼神法術靈驗衆遂攀藤越澗

直上絶頂果有道人坐草菴中衆羅拜告以故道人拒之甚岸衆言魏法師所指敎望毋却道人曰老子饒舌煩吾一行至西門外結方丈壇端坐書符遣將驅之卽令鎭以白塔妖不復見瞿佑雙頭牡丹燈記

鄞人單仲友居萬壽寺西能詩洪武中徵至南京獻詩稱旨因奏本府名同國號請改之上喜曰彼處有定海海定則波寧改明州曰寧波府時洪武十四年賜仲友還鄉考終於家閒中今古錄

洪武十五年寧波府知府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慈溪縣丞秦仲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陞仲新爲寧波府知府而降仲文爲慈溪縣丞嘉靖志

洪武間鄞之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神游都下早朝時乘雲往來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時方嚮本體偃然若酣於睡者醒則言動如常若此者累月上異其術賜童子十人師事之且密命伺其動靜久之不泄有一童子事道人甚謹道人愛之謂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童子即解遂以此言覆上後俟其乘雲來時輒灑以狗血共形遂滅上意其術敗即遣人星馳明州使至時其形爽果不能返而屍已臥床數日矣使者舁其屍於京焚之揚灰於江閒中今古錄

鄞十三都陳某洪武末爲商泊於揚子江濱歲壬午成祖微服由鳳陽來遇陳之舟渡江至南京後論功賞陳渡江

功陳汞官原籍授寧波衛指揮使子孫世襲閒中今古錄

鄞民厲家甚富號厲半州別軒前立玲瓏怪巖隔牆植竹筍穿巖隙中成竿主人深喜天成其趣忽爲人扳折近根處仆地侍僮驚報主母主母命復接以土培之不敢聞於主人旬日仍活解籜散枝葉主母方言其故咸以爲祥異無何以方國珍黨籍沒家產充軍嘉靖志

海防考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欵擒獻犯邊倭酋二十餘人即治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甑猶存遺址爐竈在爐頭堰

聞志

正統間甬東吳家老嫗素介厲獨寢寢前虛軒夜夜有若

聚衆燕飲者自以暮年恍惚不畏一夕月照紙窗見有人近牀探其瘡疿媼伴躲其人去落一紬囊於地媼拾之其囊之帶甚多少頃其人求還囊不與乃懇求曰今後再不敢擾媼曰要知避嫌我老耄婦守死而已於汝何干旣知過還汝囊自是其怪掃迹嘉靖志

天順辛巳五月望夜鄞士朱綬聞霹靂甚烈遲明啟堂壁屑滿地詰宿客云雷震時硫黃氣觸鼻火走於堂斗大因懼蒙頭卧不知其他綬點檢數處見棟柱劈一片倚壁縛樣柄爲曬衣架置簷口各破爲四縛繩如故旁舍斜挂枯楓木空其中如筒西鄰巨楮樹亦裂其巨榦巷口鄰家取出棟柱劈之如粉其呆桷壁落不動分寸碎一榜如絲一

震雷而擊三家凡數處神妙眞不可測明年綏犯法罹刑獄徙海寧病死嘉靖志

碧州陸公偁與其仲兄儦素友義少長相依同堂而食儦撫諸猶子恩義篤至內外無間言嘗各畜一貓貓各產三子皆銜至堂中乳之每一貓出一貓必爲代乳人以爲友愛所感云閣老李公東陽爲樂府詩頌之曰猫相乳遠如許但知毋子恩不復我與汝猫相乳世希有但食乳哺甘不知誰是母陸家兄弟本同胞提孩挈稚相爲勞和氣感物成薰陶吁嗟乎人生胡不如此猫嘉靖志

桃花渡北有顯德廟相傳神姓姚名器成化乙酉神憑人語曰江北地稱最靈人傑由茲種種生試看屠牖及盧瑪

鹿鳴宴褒衵賓興是秋二人果舉於鄉閩志

宏治庚申夏鄞縣西毛翊居樓上見雷火從樓北壁隙入輪轉於前火光燄燄翊悚然曰敬天之怒須臾轉於樓下無害不然舉家驚愕傭人病者尋愈嘉靖志

小溪民家婢摘茄於園不得謂被人竊之罵焉忽樹上落茄磊磊聲云茄在此婢驚奔入內語故妖隨至其家隱梁上言已還茄不必再言自此閉門動戶東擊西焚無日無夜釜中飯雜以糞身上衣帶染以血怪變百出城中人往視之其家殺牲設飯衆解色絲綺服成堆火忽自燒不可撲也僧道咒禁穢物入口奉化白嶠山中一老叟聞而探之具麵與食老叟脫衣忽挂屋脊使於屋後之田堆疊稻

草窩與屋齊縱火取屋上衣捲投烈焰其怪尋滅老叟不發一言而去嘉靖志

嘉靖三十七年浙東有馬道人爲孽於嘉湖蘇稽爲兵咒之卽持刀杖作陣焚刼地方官兵追捕之流入杭州復由紹過寧民閧競言馬道人分徒黨散擾村郭或以人物器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卽舉家擾亂不可毆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婦深睡時爲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閧每向夜則具刀杖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逾三四月譌言始息嘉靖志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五臺寺火寺在城東南隅郡

命千戶倘文督造火藥於中是日日旰忽碾藥石臼洩火遂焰起灼幡幢旋及楹棟而所積火藥盡熾初如爆竹已如轟雷屋瓦盡震石臼重數百斤騰舉如盂越數十丈始墜於隣墻之外焚擊死者凡百餘人或醜其衣或脫其履或膠屍於墻壁或殞首於城闉或飛舞空中越街渡河騎人屋危而斃倘千戶死於遠市居民之家一股折焉典史江昊亦以赴救而死凡經焰灼者即歸家亦不得生眞大異也嘉靖志

柴浩字養吾鄞人女嫁邑庠生任禮試高等渡橫塘溺死年十九見夢其父母爲設靈座每入暮聞其撫几太息聲人或謂其父母曰魂眷其妻故作妖遣之必息父母如其

言召媒氏浩至厲聲曰任禮吾以汝志希古人烈烈爲聖賢事故遣弱息事汝汝死命也何至爲怪汝父母惑於邪說汝鬼有靈獨不能使吾女全節耶是夕其妻無疾而卒影響遂絕嘉靖志

鄞鄉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有叵測橫骫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邀之家臨水窗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歐內官使從者放鷹獵於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牕內同墜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於歐內官所痛鞭幾殞發寧波府推官問追鷹價白金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嘉靖志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得一道者答曰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也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一道者問其故答曰汝前世於明州開卜肆也嘉靖志

江東包氏婦黃氏長沙府通判黃惠之女嫠居四十年家有一雛鵞方脫卵一日遂失其母黃氏自剉蒸屑粟餔飼之晝則起居相隨夜則籠於寢側逾數月而鵞輒能解主意遂不忍供賓饌一夕黃氏疾作鵞即哀鳴繞牀家人異之置諸塒輒復引吭來哀鳴如初黃氏卒既殯復啄柩鳴繞晝夜不息如是者凡百日而鵞絕食飲三日竟死柩下黃氏子松哀之置竹器坎地瘞之封土名義鵞塚嘉靖志

寧波衞指揮魏安嘗殺犬劑藥骨投諸犬一黑犬獨不食

衢出抓土埋之其子僴時方成童見而義之口占贊曰犬乎義乎犬其人乎人不犬義人乎犬乎 嘉靖志

鄞民宋家畜犬夜半狂吠長嘷頻以爲怪已而觸戸主起視廚房火炎於棟矣正統間魏指揮家火然及壁犬撞門若哭主驚起與僕撲滅爲作義犬行云我家有良犬毛色成虎文糠糜撥餒經幾春嘐嘐聱夜起凡羣主翁朝出當門守主翁暮歸迎巷口一夕廚頭驚火紅觸戸長號報主翁於乎爾犬猶知豢養恩鄙夫悖德何可言 嘉靖志

萬歷庚寅秋古鄮吳道人以符籙游江淮間尋抵嘉禾仙降於周處士履靖逸之宅有曰無上宮道人有曰崖老縛筆於卟揮灑若風雨之驟由是彭軺子殷文嘉休承皇甫

汸子循張之象月鹿侯一元舜舉李奎伯文仇俊卿謙之馮皐謨明卿莫雲卿是龍李日華君實異而交和之處士袁爲一卷子殷序之君實跋其尾焉靜志居詩話

鄞西鄉白鶴山望春山山下皆有廟康熙甲子三月廟祝夢虎求食於白鶴山神不許求食於望春山神許之白鶴神怒曰爲吾祀下弟子當庇之柰何以供虎食遂相毆擊望春神不勝墮其冠纓早起見神冠果側得一冠纓於田間自是西鄉虎患遂止李志

鄞江城隍之神里黨莫稱其爲誰氏考開慶四明志則以爲漢初之紀將軍信不知何以得祀於吾鄉殆宋高宗航海時崇祀以勵臣節者乎近忽傳故太保忠介錢公嗣其

任一時遺民皆爲歌詩以紀之閩江右建昌之城隍爲揭公重熙廣右桂林之城隍爲張公同敞亦此例也鮚埼亭集

甬東孫介夫與南昌王猷定于一善于一歿西泠時介夫客虎邱夢于一叩門而入嗷然哭曰我死矣子其以我文定而傳之乎亡何而于一之訃至黄與堅願學齋文集

吾鄞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鬢眉則男子衆所稱楊義婦之子德順者也顧其事不見於成化以前志乘直自嘉靖而後始有之據云義婦乃唐乾符時則世數已遠昔人何以不載良爲可疑況乾符唐僖宗紀年也其時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時則其時錢武肅王已立國黃晟已領州二人皆雄傑不應有此義舉而任有

司之受賕且浙中雖羈縻於中原而隔以淮南楊氏亦非朱溫長鞭所能及是不特乾符世數之不符也吾嘗讀宋徐仲車集有一事頗相類仲車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富商之妻李氏有色里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毫髮之私於是伺其除葬謀爲婚媾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爲之感泣遂許嫁之生二子一日大水水有浮漚其人相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其人以其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也即以實告之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爲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遂沉其時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日伺其夫即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仇既復自念以色

累夫以身事仇仇人之子義不可容卽縛其子投之於淮已而自投焉斯事與吾鄉所稱一一暗合特楊義婦有遺孕子擾計爲裝女以復仇既復仇其子以義婦之死投身空門爲稍異耳仲車又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是責於人者終無已也義婦之嫁初謂其人眞有義於其夫耳迨生二子閨房幃幄之好已固於人情無毫髮可以累其心者顧能復仇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以爲義乎仲車之議極可謂平允卽移此爲吾鄉義婦之案可也義婦之事雖不見於舊時志乘然似非後世鑿空所能撰浙東淮陰前後有如合券風教攸關固里社所當表章者故因仲車之序連類而紀

之而爲彈正其人代之謬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葢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眞武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授之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

傳柴元明姚石門侔耳侔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亦深自秘惜思南子不肖自傷身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巵數器奉爲美檟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性任俠嘗爲人報讎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久

故者致金以讎其弟征南毅然絶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嶴少時隸海道補臨山把總錢公肅樂起事以戰功授都督僉事事敗家居鋤地擔糞若不知巳之所長也黃宗羲撰王征南墓志

鄞縣志卷二十七終